

# 谁在写作？这项赛事中，“原创力”不是公约数

——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征文(小说)大赛观察 □邓浩聆 杜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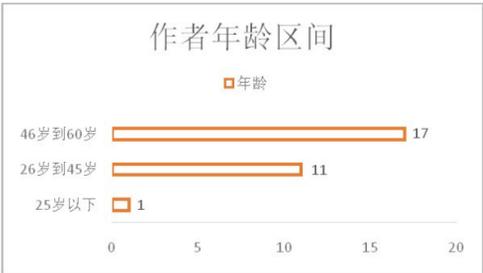
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现有注册会员5万余人，每月上传各类文学作品万余篇，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鉴于此，中国作家网设立首页推荐，每天从注册会员上传的300—500篇作品中挑选8篇进行重点推荐，每周从2000—3000篇作品中评选一部作品进入“本周之星”栏目，并配以专家点评与诵读，定期在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新华号、百家号、今日头条等平台推介，不定期以节选等形式在《文艺报》《天津文学》《梵净山》等报刊发表，为广大文学写作者提供了便捷的展示与传播渠道。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文学写作者的创作活力，提升网站作品质量，2021年9月20日至11月20日，中国作家网面向广大注册用户征集小说参赛作品，这类形式的活动在原创频道开设以来尚属首次。两个月内共收到稿件近800篇，经过力求公正、严格的评选审议，一审通过作品458篇，二审通过作品60篇，三审通过作品33篇，最终产生一等奖作品3篇，二等奖作品6篇，三等奖作品9篇，优秀作品15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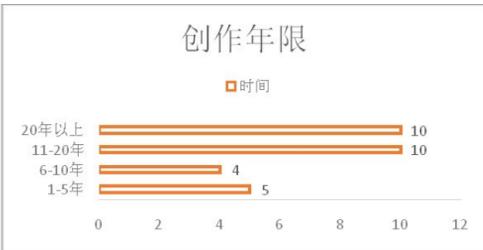
假如说过去我们与原作者之间大多时候是“云交往”状态，那么通过这次征文比赛，一个个富有“原创力”的作者，不再仅仅存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远方。他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通过文字，以及写作背后的故事，原创平台作者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与之相生相伴地，集合了这样一大批写作者，原创频道未来的路应当怎么走，也更加明晰起来。

## 原创频道征文获奖作者画像

赛后对33位胜出作者的问卷调查大致勾画出了他们的轮廓：



我们将年龄划分为三个区间，可以看到作者的年龄跨度较大。年龄最小的尚在读高中，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从事文学创作仅一年。年龄最大的创作至今已有20年。但这也还不是这群作者中创作年限最长的，有人已经有近40年创作历史，所有作者中有大约三分之二创作年限都在10年以上，可以称得上是比较有经验的写作者了。



不仅年龄跨度大，获奖作者的职业也呈现出多元面貌，除了两位专业从事创作的作者外，占比较大较集中的是来自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从事教师或相关工作的作者，总共占据了约

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之中有曾经的银行职员、书店经营者、退休的部队干部、房地产营销策划从业者、农民、公安民警，还有心理医生等。有趣的是，这些不同的职业或专业也往往能在创作中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小说比赛作品的主题或背景往往涉及多种职业或专业领域。

而无论来自什么行业，大部分作者都是作协会员，其中中国作协会员有五人，占比最大的是来自各省、直辖市的团体作协会员，达到近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加入专业团体，无疑对写作发挥着积极引领作用。

## 事关传奇、风物与现实主义的写作

一等奖获奖作品《山歌好比春江水》《蜗牛邮局》《桐岭往事》中，《山歌好比春江水》和《蜗牛邮局》比较贴近现实，讲述了两个发生在当下的故事。其中《蜗牛邮局》里鄱阳湖畔的小县城蕪县由于天然的山地阻隔，始终散发着遥远、古老、与世隔绝的气息，时间在菊县变得像蜗牛一样缓慢，这里与外界的通讯还须依靠传统的邮局维系，简直是一种散发着古典浪漫主义气息的行为，而围绕着浪漫化的县城、邮局和袖珍女孩所发生的故事也似乎笼上了朦胧的水汽和光晕。

呈见的《桐岭往事》同样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与《蜗牛邮局》不同的是，它的背景时间设置在清末，地点大概是在川东一隅，用脆生利落带有地方质感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似有“边城”意味、富有传奇感的故事。李记桐油铺子的少爷和小伙伴黑罐、雁子一起读书、玩乐、成长，保生和雁子的错过似乎是一种无奈和必然，而从日常碎屑中洒落出来的一些时代话语大概是最大的传奇感来源。飘摇的时代、战乱的芜杂在不经意的玩笑中渗透出来，保生这个川东小地普通娃娃的成长和他代表的一方土地在时代背景里便似乎成了一种传奇。

《山歌好比春江水》的语言同样带有地方质感，但比《桐岭往事》更多了生活和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是当下时代小人物的传奇故事。作者李跃慧是网站原创平台的老用户，此前的作品《县长和我打老庚》曾经入选“本周之星”推荐作品。她以独有的鲜活语言和细致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扶贫干部和老人云朵阿波的故事。同入选“本周之星”的作品一样，《山歌好比春江水》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鲜活——语言鲜活、人物鲜活、叙事鲜活。朝烈若是村里最孤苦的娃儿，来城里跟着安哥做外墙粉刷工作，干的是最危险的活；回来筹的同样是苦人，但他们相遇时兴起而至的对歌充满了坚韧而又洒脱的生命力，这种辛辣如酒一般的氛围贯穿始终，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绵长、苦涩而又坚韧。

此外，获奖作品主题丰富、题材多样，既有《深夜出击》和《大雪纷飞的夜晚》这样充满了寓言性的故事，也有《望星空》《二弄花开》这样透露出扎实醇厚的乡土风情的作品；《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和《雕花木床》从细腻微小的切口入手，铺开了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梦境販售公司》和《残缺》则展示了科幻题材绝佳的想象力；《寻找嘛吗》的童言童心带来了清新、灵动的阅读感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 强化平台优势 提振创作信心

这次征文比赛结束后，作者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在中国作家网的原创平台投稿，“是中国作家网给了我勇气，参加活动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写的那些故事和感悟会有读者喜欢”。《时间的长河》作者刘雪韬说，她这次的作品采用了日记体的叙事方式，风格内敛。《杀死一只羊》的作者彭跃辉坦言，这次征文获奖让他重获了活下去的信心。像彭跃辉一样被这次征文大赛吸引、鼓励，进而决定驻扎在中国作家网继续创作的新入驻原创作者还有很多，充分说明了征文大赛对原创平台发现更

多优质作者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作者提出了对网络首发与刊物首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担忧。赛后我们向获奖作者征求建议时，有不少作者表示，希望网站能够在作者同刊物或出版社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将优秀作者和作品更多地推荐向报刊，使其获得更多发表和出版机会。这一诉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媒体的权威性还是稍弱于传统纸媒，正因如此，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应当通过不断强化平台的优势，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网络原创品牌。

作者们期待原创平台可以通过轮流举办不同体裁的征文比赛，如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进一步扩展原创频道征文大赛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组织定向的、有主题的征文比赛或将更有针对性，这也是一部分作者所期望的。通过赛程中的观察以及赛后调查，我们获得了比较具体的原创作者群体的画像，未来针对他们不同的知识储备、擅长领域，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将更加细致地规划原创作者培养和激励机制，更加有的放矢地回应他们的写作热情。

原创平台是一个融合了编辑与创作者双方表现的场域，因此，了解原创作者诉求和建议的同时，我们也于赛程中和赛后对原创审稿编辑和征文比赛评委进行了调查访问。

## 更广泛的覆盖面和参与度

在初评、复评、终评各个阶段，审稿编辑和评委对参赛作品有几点突出印象。首先是原创频道注册用户参与积极性高，投稿量大，超乎预期。这是原创频道再次改版后首次举办征文比赛，活动参与的广泛性和热情度无疑给予原创平台继续探索和实践的信心。第二，参与投稿质量优于原创频道日常来稿质量。晋级和获奖作者中不乏具有相当创作经验、作品完成度高、写作技巧相对成熟的中国作协会员、鲁院学员等。入围作品充分体现了征文之初“思想明亮，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沛的想象力”要求，部分脱颖而出的作品明显带有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思路、创新意识和意图，比如《蜗牛邮局》《大雪纷飞的夜晚》《梦境販售公司》《雨总下个不停》《春暖花开》等。现实题材作品中写出新意、讲究语言的有《山歌好比春江水》《桐岭往事》《深夜出击》《半臂萎珊》《杀死一只羊》《风的孩子》等。令评委感到欣喜的是，《上一道道坡坡下一道道梁》《雕花木床》《承诺》等充满正能量、聚焦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刻板印象，另辟蹊径写出了新气象。值得一提的是，评审起而后的对歌合理办公机制、智能表格运用等措施为更加客观、高效地统计评选结果提供了便利和保障，为原创频道接下来举办同类活动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关注现实与创新意识并行不悖

审稿编辑和评委们注意到，获奖作品在主题、立意、语言、写作手法上是可圈可点的，但同时也存在尚待打磨的空间。杨帆创作的《蜗牛邮局》给多位评委留下深刻印象，获得比赛一等奖。此次比赛评委之一、《天津文学》副主编王震海认为，作品体现了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生存状态，创新意识强烈，移植转化等手法运用贴切到位，具有一定的先锋性。褒扬之余，他建议作者接下来不要脱离“小镇”环境，继续深度刻画小镇人物心理的尝试，持续积累，形成系列写作。评委之一、贵州省铜仁市作协副主席陈丹玲感到《蜗牛邮局》的文字中弥散着一种“古老神秘的气息”，叙事中的“不确定性”让人迷恋。虽然难以感受故事的完整性，但丝毫不影响读者的心随着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遭遇而跌宕起伏，作品透露的“弱小却向好的力量和善良包容的情怀”令人动容。评委之一、文学刊物《梵净山》主编刘照进同样看好这一作品，他认为《蜗牛邮局》叙述老到，故事于简约中透出一股“妖冶”之气，在一众表现相对“平稳”的

作品中十分难得。但他同时也对作者未来的创作提出更高期许，他认为作者接下来要做的功课是“如何在慢吞吞的叙述氛围中，把故事讲得更为妥帖自然、不留痕迹”，使读者在“愕然”之后又“恍然”，小说也可能更趋完美。

另一篇一等奖获奖作品《山歌好比春江水》体现出与《蜗牛邮局》截然不同的气质。评委之一、陕西省渭南市作协副主席王茂林曾耳闻，作者李跃慧家在县城，白天工作十分辛苦，每日只能利用晚间写作，“文学当然不能当饭吃，但她给予人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事实上，这是相当一部分基层写作者情怀的真实写照。《山歌好比春江水》作者对叙述节奏的掌控游刃有余，作品语言朴实无华，流畅活泼，人物对话紧贴职业特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由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变迁，开放式的结尾让对一类群体的观照更具有普遍意义。王茂林认为，“这都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基本功”，是无可争议的亮点；与此同时，他建议作者“让故事的结构更新颖一点，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更深一层会更好”。评委之一、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卢静也有感于作者李跃慧“对地域特色的熟稔，小说布局与推进的耐心安排，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等优势，认为她是一位“能沉下来的写作者”，未来希望通过网站原创平台对包括李跃慧在内的原创作者给予更多勉励，开展更多交流，帮助他们打开阅读和写作的视野，争取在写作上更上一层楼。

多位评委注意到，二等奖作品、李木一的《梦境販售公司》构思奇妙，现实与非现实的穿插、时间与空间的错落引发对虚实交错的人生和生活的深入思考和追问，文学性的笔法将现实与梦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较好体现了此次征文提倡的“创新意识”。

总体上看，本次参赛作品中现实题材仍然占主要比例。一方面，作品呈现出注重故事的延续性和完整性、线索走向明朗、结构平稳，注重细节描写和对人物命运的描述等诸多优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叙述节奏失当、情节进展上缺乏合理性、斧凿雕琢痕迹明显等问题。而这些不足需要在接下来的创作中着力改进。

## 合理布局，为更好服务读者凝心聚力

比起原创频道目前已较为固定和成熟的首页作品推荐展示、“本周之星”评选、出版年度原创精选作品集《灯盏》等其他鼓励原创的推介机制，此次举办征文比赛在原创频道历史上尚属首次，是网站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次尝试。较之其他长期和固定周期的措施，征文比赛更直接、便捷、短时、高效，具备相当的吸引力和关注度。那些原创频道中表现更活跃、创作更勤勉、综合写作素养更突出的作者由此获得了一个展示才华和成果的窗口。在具备一定广度的基础上，适时举办此类活动无疑将促进原创频道小说创作向纵深发展。通过征文评选，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文学界对网站原创作者的更多关注，其中部分作品将通过文学刊物、报纸等渠道继续得到推介，从而可持续地提升原创作者的知名度，也提振了原创作者继续笔耕、提升创作的士气和信心。值得注意是，如果说“本周之星”和《灯盏》文集更注重发掘和推介原创作者中的新生力量，那么征文比赛则呈现出“新老皆宜”的特点，这一举措在“推新”的同时也不忘激发老作者的积极性，鼓励其中的佼佼者继续深耕，持续积累，为由量变达成质变创造了可能。长此以往，各项举措兼容并包、互为补充，将对网站原创作者队伍建设大有助益。

通过这次征文比赛，增强原创用户黏性和归属感的同时，网站原创审稿编辑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在兼顾日常审核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如何争取“优中选优”是摆在编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此次征文比赛审核过程中在规则制定、流程设计、智能统计、线上线下联合办公、独立判断和综合听取意见相结合等方面都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探索，磨合了编辑队伍的配合机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为将来举办类似活动，进一步提升网站原创力量积累了有益经验。

## 一等奖作品展示(节选)

### 《山歌好比春江水》(节选)

朝烈若轻轻说：“我再没有依靠，再孤身一人，也找这个年岁相当的，成家，生娃，长长久久过日子。”

小葛说：“兄弟，多少事，不是我们想的哩。”

朝烈若瞧着自己手底下滚出的一片雪白，说：“我就要这么样想。”

小葛说：“我今天……”

朝烈若没有听到后面的话，他听到的是哧地一声，眼前的雪白被一片尘烟拢住。他侧头，身边已是空的。

尘烟散时，地面上聚了许多黑黑的人头，蓝的警车，白的救护车，都在日头下闪着静静的灯。朝烈若回到地面，好多人朝他问话，他瞧着那些陌生的脸，有严肃的，有悲伤的，有怜惜的，有好奇的……

朝烈若都答不出来。他只有一片茫然，双眼空空地望望那些人，又望望地上，薄薄的蓝色塑料布下，显出一个小小的人形，并不像小葛的身量，可露在外面的那只三五三七的绿色劳保鞋却眼熟，他自己脚上也正穿着这样一双。朝烈若蹲下身去，把塑料布稍稍揭开，只一眼他就转开了头，跌坐地上。那并不是小葛平日里的面目，可他依然晓得那是小葛。

安哥忙出忙进，一忽儿这，一忽儿那，脸瘦下去，胡子长出来。房子还租着，人散了，只剩朝烈若守着一屋子生了尘的工具。

入冬，朝烈若病了一场。白天好些，到夜里总发烧，反反复复。回来筹的怕出事，索性把被子搬到一楼打地铺，照料他吃水吃药。

一早朝烈若起来，开了门，雪花扑进来，透骨的冷。回来筹的冷醒了，问：“做啥去？”

朝烈若说：“上厕所。”

走几步，他扶墙站着，微微地喘。想是好几天吃不下饭的缘故，厕所还在三楼，咋去呢。

回来筹的说：“我背你去。”

朝烈若说：“我能走。”

可他真走不了，头晕眼花。回来筹的到他跟前，弓下背脊，扯住他的手搭在肩头，往起一挣，真的背起了他，一步一挪楼走上。雪花落在他们身上，过路人的目光也落在

他们身上，可他们顾不上那些。朝烈若先还气不敢出，怕回来筹的跌了，没想回来筹的虽然走得吃力，却每一个台阶都踏得稳当，渐渐他悬着的心也落回肚里。好像小时候，妈妈背着他们，爬山过水。多远的路，多密的林子，在妈妈背上也是安安稳稳。

“我时常做梦”，朝烈若把心里话说出来，“梦见小葛跟我说话，有时候他说，我今天很渴，有时候他说，我今天很累，有时候他又说，我今天头疼，不舒服……”

回来筹的说：“你莫想他，你想他，他就缠你，你把他忘掉，他就不会给你梦里头来了。”

朝烈若说：“我不想他，就是管不住自己，想他那半截话。”

回来筹的默想一会，说：“兴许他要说，我今天很高兴。”

朝烈若从没想过是这句：“咋会？他咋会高兴？”

“他家里头有漂亮媳妇，包裹头攒了些钱，早上媳妇又在电话里给他说了娃儿，他咋会不高兴？”

朝烈若细想想，也是吧，在说那半截话之前，小葛的日子是合心的，如愿的，他也并不晓得那半截话之后自己会落下去。他高兴，是有他高兴的理由。这么想来，朝烈若心里觉着松爽些。

### 《蜗牛邮局》(节选)

关于蜗牛邮局的叫法，跟菊县终年潮湿，多云多雨有关。这是春季，邮局成天蒙在雨帘中，墙角长出蘑菇，看上去像个施了巫术的碉堡。这不妨碍人们前来查询信件，谈论天气，好像收信和天气一样重要。遇到他们中有人发牢骚，常常说，这是一只蜗牛邮局。他们说一只蜗牛，也说一只邮局，一只船，一只人，一只花。那些珍贵的名词在他们口腔里发出确凿的重音节，用“只”这根绳索郑重地牵出来。雨天自然影响干活，影响他们的关节，影响等信的心情。这大概是人们常去东街寺庙拜拜的原因，一年中有三个季度笼罩在大雾中，细雨中，云海里。蓝色云海在暗沉的天幕酝酿金色电光，这是乍到菊县的人见到的第一幕。持续的湿冷让最有朝气的人懒惰，让最富斗志的人软弱，让性情温顺的人暴怒，让意志强健的人悔恨。蜗牛在菊县人

口中，同菊花等等事物一样，算得上一个褒义词。大致是一只绿色蜗牛，软糯弯曲，从信件送达的速度、频率与分量，造成的人心浮华中粉嫩登场；显而易见，这名称里含有几分揶揄，哀愁，体谅，或者还有一点洋洋自得。

菊县上空的风都是慢的。一年四季，风饱浸了水气，或清凉，或凄厉，拂遍城里大小角落。到傍晚时分，它发出呜呜的声响，鄱阳湖到这里已是尾声，余音袅袅，饶是这样，如此体量对小城来说堪称巨人。另一个湖叫南湖，更为温和翠绿。女孩骑一辆绿色自行车，载满信件和包裹，从两个湖中间穿过。这是她的上班之路，在早晚走湖的人群里，一路摇铃，享受头发被风拂起的漂浮感。人们听她说起过往，统共只有一回。她曾在北方一个建筑工地做事，一天从高处摔下来，腰受了伤。在卧床的一年里，她经常梦见这个被山包围的地方。事情说来透着古怪，在此之前，她从未离开家乡一步。不久，有人听说她是逃婚来的，她父亲把她抵押给他的债主之一，当地的黑老大，将她锁进阁楼待嫁。某夜起了北风，她放了把火，趁乱逃出来。她家乡的人以为她烧死了，没有追来。在这个说法里她是跳窗，摔断三根肋骨。当地人和人远远打招呼，吃力地将腿支在地面，使得车子停下来，总是不自然地侧着身子；加上胸腹不长肉，没人知道她的年纪是二十七、八，还是十七、八岁。菊县不比她家乡观念新，比她家乡更为偏远；热天更热，冷天更冷，此外有着小地方特有的那类馨香。那种馨香往往出自擦枪走火后的对峙，好比被飓风收割过后的稻田，不因为空旷、杂乱而留下虚无。她一路经过的那些城镇惟留下风声，城中村人去楼空，新建楼盘窗口漆黑，推土机将高楼推倒，商城里拆除专柜，脚手架高耸入云，钢丝绳风中摇晃，以及杂草丛生的田埂，死寂的黑色水塘，人群像乌云一样翻涌消散，化作灰色的大气颗粒。菊县好比风声中的一声呼啸，一阵馨香，终归也是要消失，却在暗中显示着来自天际的接应。

### 《桐岭往事》(节选)

李记是油铺。此地盛产桐槎，以此榨油。栽桑种桐，子孙不穷。上等人家用它做漆，灌了家具座椅，亮光生生，大门中柱，气派非凡；小户倒罐里，灯草汲饱了，夜间照明；或含一口，嘬嘬喷皮纸上，皮纸蒙斗笠，有油就不浸水，当地

叫斗篷。像外地披肩的，却是用棕丝扎结，成蓑衣。榨油剩下的油巴，又洒回地里，是上等肥料。桐壳烧了碱巴，可以点米豆腐，可以和麦面压面条。不中看，黑，中吃。褙子外面的白皮油可以制烛，也可以做蜡巴，女子纳鞋底，插麻线进去，裹一层蜡，抽针就出来了，结实，泡水也不易断。也可入药，细娃儿打蛔虫，吃多积食不消，热点水喝下去就好了。可解毒，虫咬了，搽起红疙瘩，或有癣、疥疮，通鬼神的巫医来了，随手抓几把根叶，和草药煎了汤，或烧两捧灰，抹抹擦擦，敷上去。隔天天也就好了。大有用处，满山满岭都是，多，就往山外拉。

李掌柜是个能人。

那年头，坡上坎脚，田埂壅沟到处都是树。冻桐子花了，满岭白头，中间泛红，值寒食，天气骤降，待清明踏青思人，或羁旅异乡中，看它雪白中丝丝如血，不免生出些伤青情怀。这些与农人无关，只抱臂说天气。等到挂果时，雨水渐多，结实圆滚如锤，一个个油光水滑。待到天色放晴，此时山头却好看起来，棘枝带丛蔽荫，短杆阔叶穿搭，闹蝉起伏，不只是野花，与漫天飞舞的巴茅，连脐地岩柯边也有了景致。单是那褙子叶，嫩尖尖儿时粉嫩，长着长着就黄绿了，绿透时，满枝白花黄蕊，入秋后，却一身红，并不妖冶，与密密的枫林有别，散立在坎上坎下，村里的花姑娘一样，娇着得清谧，风如浪荡子，挑逗之下，那红就簌簌往地掉。正如些不起诱惑的村妇，绯红着脸，与浪荡的风媒合之后，过些日子，便显怀了。果子炸开，一树白珠子了。

这时油铺就忙开了。李掌柜坐太师椅，下巴一扬，干活的人就自觉动起来。

有时也派人去寨子，下来的人叼着烟杆，有时去地里，更多是站堂屋门口，看一下堆作一盘的裂壳干油桐子，寒酸几句，然后坐上火铺。保生爹也要坐上去，一起裹毛烟，烟杆伸火圈里，吧吧吧啵啵吸着。

（关注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了解阅读完整内容）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